

# 生活在北京的巨华赤子

## 沈小红：《归国五十年的回顾》（二）



1961年弟弟出世满月与父母摄于巨港

1967年初开始，爸爸妈妈带我们到所有亲戚家告别，奶奶也从巨港来到雅加达。奶奶很会做衣服，以此为生练就了好手艺，奶奶拿出一块布，是一块红色小格布，奶奶问我，给你们三姐妹做一样的衣服好吗？我非常高兴，奶奶让我设计样式，她为我们姐妹赶制了三件同样的裙子，在回国前我们全家在照相馆照了全家福，我们三姐妹就是穿着我设计的奶奶缝制的裙子照的合影。7月26日是我们离开印尼的前一天，爸爸的同事和他的学生到家里来欢送我们并合影留念，这个时候的妈妈心情是复杂的，照片上的她眉头是紧锁的，可能是想到第二天就要分别了，不知何时才能相见。

1967年7月27日，在印尼雅加达机场，妈妈为了躲避我们的视线，怕我们看到她

伤心流泪的样子，我们再也没有机会跟妈妈说再见，爸爸送我们过关，和我们挥手告别。奶奶领着我们，我们一人背一个背包，那时我们个子矮，背包又跟我们差不多大小，又大又重，我们突然觉得自己长大了，可以帮大人做事了。当天，飞机在柬埔寨金边停留换小飞机，一部分乘客当天飞往中国，另一部分乘客则第二天离开金边。我们是第二批离开金边的，在金边住了一晚，第二天一早就赶到了机场。准备起飞时飞机出了故障，我们只好从飞机上下下来，等到修好后再上飞机。1967年7月28日下午，飞机终于降落在祖国的土地——广州，我们随着大队伍，接侨工作人员把我们送到三元里接待站。从此我们结束了在印尼和爸爸妈妈妹妹们共同生活的日子，开始新的生活。

### ——回国后

抵达广州后，我们住在三元里招待所一个大房间里，里面有好几十张床，住的人很多，都是木头床，硬板，褥子很薄，枕头是荞麦皮做的，睡觉时嚓嚓响，而且变形，不像在印尼家里睡的都是木棉床垫和枕头，睡得很不舒服。吃的是大锅饭大锅菜，都是用大木桶来装，米饭都是吃起来很硬很粗的机

米，感觉不好吃；每天吃的菜差不多都是空心菜，吃到厌了。空心菜印尼很多，经常吃也没觉得不好吃，但这里炒的菜却很难吃，饭菜自己打，吃多少打多少。我的两个叔叔当时在暨南大学读书，经常会到接待所看我们，告诉我们不要浪费，浪费是犯罪，我们很听话会把饭菜吃得干干净净。那个时候正值文化大革命，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什么也不知道，一会儿有人告诉我们“主义兵”要来，大家统统从低层搬到高层，满楼梯都是沙土砖头，还有红缨枪，像是准备打仗，搞得我们莫名其妙。有一天听说解放军要来，大家觉得有救了，兴高采烈在楼道里欢迎，但仔细一看是抬着好多伤员，大家都不敢吱声了，静静的远望着他们将伤员抬进食堂，第

二天一早就走了。我们大家不知发生了什么，每天都胆战心惊，就这样在招待所里住了40多天。8月底9月初，奶奶接到通知可以到北京去了，我们就整理行装准备北上，到梦寐以求的北京了。

招待所告诉我们去领北上的物品，给我们三个人一人一件棉衣棉裤，一床双人被，一床单人被，当时我们不知有何

用，就收进行李箱一起带到了北京，到了北京后，才知道是为了让我们在北京过冬用的。我们是坐火车北上的，当时火车不在车站停，而是在半路上上火车，人挤得乌央乌央的，从车厢门上上火车根本不去，当时是我叔叔和他的几位同学把我们托起从车窗上送进去的，也不知道奶奶是怎么上去的。车厢里人多得不得了，没有位子坐，大人就睡在铺着报纸的地板上，小孩都是人，想起来挺可

怕的，幸亏有我叔叔一起北上把我们送到了北京。姑姑把我们接到海军大院，姑丈当时是海政文工团的舞台设计师，他们结婚不久，住在部队宿舍里，一下子来了那么多人，房间有些挤，不知道姑姑是怎么安排这么多人住下的。那时的我们什么也不清楚，让做什么就做什么。我们有时会跟着姑姑一起去食堂买饭，这才知道什么是馒头，什么是

花卷，什么是饺子。姑姑为了解决我们的户口和住房问题，不知跑了多少腿，求爷爷告奶奶的，终于找到一个位于宣武区永光西里的可住两户人家的小院，这里离我姑姑上班的工厂比较近，于是我们全家人从海军大院搬到了这里。1968年2月，我们才正式落户北京。我们姐弟就在宣外大街小学就读，我读四年级，弟弟读一年级。1970年，由于姑姑又有了第二个孩子，住的地方就更显得小了。

